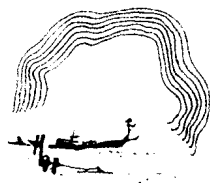


60年代

共和国的故事丛书



山东画报出版社



60年代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和国的故事:60年代/山东画报出版社编.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9

ISBN 7-80603-414-5

I. 共… II. 山…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4981 号

书 名 共和国的故事·60 年代

编 者 本社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地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

(厂址: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规 格 32 开(850×1168 毫米)

7.375 印张 20 幅图 135 千字

印 数 5001—7000

I S B . N 7-80603-414-5/I·4

定 价 12.5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编委会

主 任： 高挺先

编 委： 徐开垒 姜德明 萧关鸿 李 辉

刘守璞 马 啸 汪稼明 刘传喜

编 辑： 赵鹤翔 王黎明 陈宝旗 赵金庆 逢金一

2008/01

目 录

大庆王铁人	西虹	1
决口	艾青	11
我的小马灯	李枫	16
英雄登上地球之巅	郭超人	20
刺猬宴	楼肇明	25
新年随笔	丰子恺	31
幸福儿童	丰子恺	35
参观	刘明	39
鱼鹰	柯蓝	43
鱼的神话	徐迟	55
水港桥畔	凤章	64
“花布小鞋”上北京	周瘦鹃	71
桐子花开的时候	陆荣	78
在建筑工地上	陈广生 崔家骏	87

清泉流向千万家 姜德明	92
台风之夜 沈仁康	100
手册 林遐	105
暴风雪中一昼夜 赵琦	112
几两麻 赵青林	116
芒种以后 燕迅	120
闯关 谢树	124
大漠深处的蘑菇云 刘泰	128
泪洒中原 熊能	137
毛泽东两次接见李宗仁 高建中	149
章士钊上书 章含之	160
戴大口罩的姑娘 朱佛恬	169
到巴金花园去 矫健	183
大钱饺子 张林	195
难忘“格尔木” 王泽群	199
黑龙江 1969 罗以民	206
我管布票 敬一丹	215
“东方红”卫星发射纪实 张建伟	218

大庆王铁人

西虹

—

在一个初春的早上，王进喜队长和他的钻井队，根据总指挥部的调遣命令，千里跋涉，赶到了油田附近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刚下火车，他就迫不及待地打听井位在哪里，招呼大家带好牙具袋和脸盆，顺着雪野上一条小道转来转去，寻找着指定的井位。井位草图上面只画着一个豆大的村庄，村庄以西一里多路画着一个小圆圈，上写“55号井”，在这渺渺茫茫、不见人烟的雪野上，他往哪里寻呢？看看天色过午，赶紧照着原路往回返。直到晚上，才在车站附近找到一间透风的马棚，在里面铺了点荒草，几十个人背靠着背，紧紧地挤在一起，蹲了一宿。

天亮，水米没打牙，他又带着大家离开马棚去寻找井位。茫茫的雪野上碰巧有五

户人家，到跟前一问，正好是草图上画的那个村子。向西又走了一里多路，他就撒开人马，漫天野地里找井位。他说：“大家在草窝里细心找，找到木头橛子就吼叫一声。”他也猫着腰找，一路用手拨开草丛，一路用脚踢开雪堆。找了半天没找着，他领了几个人拐回村子，想向老乡打听。村前的井台上，有个戴大皮帽子的青年正在打水饮马。当他知道王进喜他们是来打井的石油工人，他们要找的木头橛子就是一口井位时，喜洋洋地说：“头年就有人来我们村子钉过木头橛子，我领你们去找。”拴好马，领着他们顺村子西南方向，穿草滩走了一段路，在一个雪堆跟前停下，用手一扒雪，露出一个土堆，土堆顶上伸出一截木橛子，上写一排红漆字码，正合了草图上的标记。工人们从四面跑回来，笑着说：“这下可走到家了。”姓赵的青年见他们没有休息的地方，领着他们到他家喝了点开水。赵老太太听说他们是石油队，喜冲冲地说：“想不到我们这个穷村子地下还有石油，要真能打出油来那可就好了。我活六七十岁了，都没有用咱们国家出产的煤油点过灯呀！”离开赵老太太的家，王进喜还去各户看了看，全村没有一间闲房子。

带着全队返回那间透风的马棚，已经黄昏。大家吃了点冻干粮，又挤在马棚开会，连夜商讨下一步的工作。王进喜说：“我们就到井上住，我们明天搬家，大家有什么意见？”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转业军人孙永臣说：“我们是来给国家搞石油的，应该搬到井上住，没有房子，到井上再想办法。我在朝鲜还蹲过三年坑道，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接着，王进喜说：“你们都不会

忘记吧，我们国家是多么缺油！1959年，我代表大家去北京出席群英大会。听有的代表说，他们有些机器没有汽油，没有机油，都停开了。还有一位代表也说，他们的汽车没有油，改装了设备，现在是烧煤气。主席台上，坐着党的领导同志。人家这样发言，使我越发觉着脸上火辣辣的，一晚上没有睡着觉。后来，毛主席在怀仁堂接见我们的时候，我坐在后面一排座位上，连头都不好意思抬。”隔一天，他就带着大家奔井位附近那个小村子去住了。

村里的生产队杜队长，帮助他们把几个老弱病号临时安插在老乡家里，其他人都住在碾房、磨房和场院的大草堆里。第二天，王进喜向杜队长借铁锹和镢头，要挖地窝子。杜队长说：“不行，挖不到两米就成了水井，你们割草盖房吧！”他就组织大家拔草。拔了两天，在井位西南堆了一大堆草，可是没有绳子，没有木料，草棚盖不成。他们只好另打主意，把全部人马都搬到老乡场院里的草堆去住。到晚上，每人掏个洞洞，倒着身子钻进去，头上盖一绺草就得了。没有伙房，杜队长给他们腾出了一间只有四堵墙的破房框子，还把一口煮猪食的大锅借给他们使用。没粮食，杜队长还领王进喜去作业区借了一些小米，一天两顿稀饭，凑合着吃。当时机器设备还没有运来，他让一部分人借了老乡的锹镐，留在井位上赶挖泥浆池，其他人天天跟着他跑车站，等着搬运机器。

这天早上，拉运钻机的车皮来了。中间两节车皮上拉的钻机、柴油机、油箱和水管，都是他们的。王进喜高兴极了，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大声说：“我们过去装卸

机器，都是用起重机和拖拉机，现在起重机还没有运来，我们用人力卸吧。”

过了三天，又来了几节车皮。赶到车站一看，井架、变速箱、泥浆泵，全套设备都来了。他的那辆包了老羊皮的摩托车也运来了。还像上回一样，他们又用人力搬运卸机器。车站上黑压压堆放着他们的全套钻机，井架、钻杆、水龙头，都堆放在轨道两侧，可是拖拉机、吊车、汽车都还没来，这些笨重的物件，都还没有办法运到井位上。他和大家蹲在场院里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说：“机器全运来了，我们都把它运回来好不好？”大家都说：“好！”他又说：“现在拖拉机没来，我们不用等了。我们是来打井的，早运机器早开钻，争取给国家早出油！”随即带着队伍，奔上车站，和大家一起，抬着钻杆、钢管、井架、在冰雪上滑行，人们的肩头都压肿了。井架下面的底座足有十多米长，他在前面领着几十个人，用钢丝绳牵着，排成两行，喊着号子，像拔河似地往前拉。地不平，拉不动，还得用钢管撬起来拉。就这样，全部机器几十吨重，他们都用人力拉到了井位上。

安装机器也是完全用的人力。高高的钻台，过去是用两台吊车吊，这回是几十个人拚命往上拉。沉重的钻机，过去也是两台吊车抬，这回也是几十个人用钢丝绳从地面往上拉。他们想办法把钢架一片一片拼起来，三段接成一条龙，再用钢丝绳穿起来，柴油机轰隆隆一发动，几十米高的井架，霎时就像一座巨大的铁塔迎空支架起来。最后安泥浆泵。这家伙像一只大蜗牛，体重最大，往常也是两台吊车吊，他们在钻台后面拉着绳，在

泵座下面垫上钢管，拚着命拉，才把这家伙拉上去。

从这时起，他们都搬到井位西南方自己割下的那个大草堆来往，紧张进行开钻的准备工作。

二

开一天钻，井上需要几十吨水，哪里去找水源呢？王进喜带了十几个人，绕草滩和雪地到处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水潭，冰还没化。拿镐刨开冰层看了看，下面倒是有水，可是地形低，水引不出来。回到井场，他就组织大家背冰块。冰块堆满泥浆池，天冷，化不开，想开钻还是没有水。借老乡的水桶，在村里的水井挑了一个早晨，不曾想把井挑干了。他立刻提出自己打井，动员大家说：“这样不行，我们不能影响老乡吃水，我们自己挖井！”有个工人建议说：“我们给领导发个电报，要水罐车来拉水多好。”他解释说：“就是来了水罐车，没有水源怎么办呢？我们还是挖井，人舀水，这样就能开钻。”随即向老乡借了几样工具，踏泥践雪，和大家在井场周围猛干两天，围泥浆池打了11口井。井挖了三米深，水源挺旺的。因为没有下井框，井里流沙直往下垮，水井打成了水窖。

舀水没工具，他就叫大家用脸盆和铝盔舀。他站在井边，说：“我先试一试，我下去舀。”脱掉鞋袜，光着脚，挽起裤腿，扑腾一声跳下第一口井。彻骨的井水漫过了他的膝盖，棉裤浸湿了。他打着冷战，一盆一盆地往外递水，井边站了一溜工人，一面接水，一面给他递工具，连连续



钻机上的王进喜(左二)。

续地把水倒进了泥浆池。这个八米长、四米宽、一人深的大方池，那得多少水才能装满呢！舀完一口井，工人把他拉上来，浑身已经湿透，棉裤也结了冰碴。接着又舀第二口、第三口，人们抢着往井下跳，在井边列成队，排成行，几口井同时舀起来。不到半天，整个泥浆池的冰块被水浮起来，水满了。王进喜坐在草堆上，啃着冷窝头，向大家说：“明天早晨一定开钻！”

终于开钻了。一根钻杆几米长，很快就钻下去了。王进喜站在钻台上，不断地看水龙头、转盘的运转正常不正常，泥浆从井下返出来以后，地质采集员就把沙样捞出来送给他看。接上第八根钻杆，方钻杆快打完时，泥浆从井下不出来了。他一看，水漏了，泥浆池的水给泵打干了。他赶紧向司钻周正荣说：“钻头卡住了，快把钻杆提起来！”马上停止开钻，组织大家舀水。天黑，又开

钻，刚刚转了几下，一池子水几分钟又给泵打光，泥浆返不出来。他又叫停止开钻，组织人连夜舀水。井场上黑灯瞎火，没有照明器材，他用摩托车车头灯照着大家舀水。拂晓，又开钻。两个泵他只让开一个，他想抢着打过井下的漏层。打了两根钻杆，井下返出来很少泥浆，池子水又光了。

经过一天一夜的夺水苦战，人们已经疲累不堪。他抽出一部分人，叫他们回草堆去睡觉，吩咐留在井场的人小休息一下，继续从水井往泥浆池舀水。他也累得睁不开眼，跑到一口井边，打了一脸盆水，摘下帽子，用手撩起一把往头顶拍了拍。他把大家叫到一起，说：“我们井漏了！大家辛苦我也知道，我们一定要战胜井漏，再战他几十个钟头！”大家又去打水，又用铝盔和脸盆端，忍累忍饿干到天黑，才打满泥浆池。当晚，第四次开钻。经过一番研究，他叫开一个泵子的一半，这样省水。下了三根钻杆，还有点漏，泥浆从井下返出来的还很少。过一会，漏层过去了，泥浆出来了。他站在泥浆槽跟前，借着钻台上的灯光，眼睁睁地看着从井下返出来的泥浆，心里是多么高兴！他扶着钻台梯，摇摇晃晃地走下井场。他披起老羊皮大衣，躺在钻台前面的一排钻杆上，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天刚亮，赶快从钻杆上爬起来，到井边舀了一盆凉水，洗洗脸，清亮一下头脑，上钻台替换司钻休息，一直干到天黑。到了晚上，他又披起老羊皮大衣，蹲在钻台前面那一排冰冷的钻杆上休息，两眼酸涩得睁不开。为着听察钻机的动静，寒风冷夜里，他只戴着一顶没有耳遮的单帽，耳朵都冻木了。

三

开钻那天，赵老太太家里腾出一铺炕，想叫王进喜回村里去住。他把一个箱子放到她家就上了井，以后没有工夫回去。一天早上，赵老太太赶到井场上，望着钻台向他招手，叫他下去。他正扶着刹把，离不开钻台，就对一个学徒工说：“你下去就说我离不开。”学徒工下了钻台梯，很快返上来，向他说：“赵老太太给你煮了鸡蛋，叫你下去吃。”他说：“我不吃，叫她留着吧，我不饿。”学徒工又下去劝说老太太。老太太不走，干脆坐到井场上，一定要等他下去，眼睛还不断地望着井台。一个钟头快过去了，他叫学徒工再次下去告诉老太太，把鸡蛋放到他的老羊皮大衣上，等他有工夫再下去吃。可是老太太还是不走。没办法，他只好把司钻唤上井台，然后下了钻台梯，站到赵老太太面前，说声谢谢，把鸡蛋接过来。老太太说：“你几天都不回去，不吃饭、不喝水，你也不累，你回去休息一下再干不好吗！”他说：“我离不开，工作忙得很，井打好就回去了。”老太太说：“你能受得了吗？”他说：“不要紧，我们干惯了。”老太太看着他吃下鸡蛋，才放心地离开井场。接着，他又上到钻台。晚上，披着老羊皮大衣，照旧蹲在那一排钻杆上，通宵达旦地照顾着井场。

开钻不几天，他正在井台上指挥打钻，看见来了一辆小汽车。车子开进井场停下，矿区的宋指挥从车上下来，见他就说：“老王，你们辛苦了。”上去和他紧紧握

手。宋指挥问他搅拌泥浆的水怎么解决的，全套机器怎么运来的、怎么安装的，他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宋指挥鼓励他说：“老王，你们克服了不少困难，可辛苦了！看，你们已经把井打开了。我回去很快给部里的领导同志汇报你们的情况。很快给你们搞来活动房子，搞来大锅、粮食，再搞一台汽车来，你们好好干呀！”临走前，又去看了看他们睡觉的草堆和那间破房框里面架着一口熬猪食的大锅的伙房。

宋指挥走了两天又回来了。他带着部里的领导同志来到井场看望他们。领导同志对他说：“你们好啊！你们真



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被誉为“铁人”和中国工人的榜样。这是他在带领工人征服井喷。

是标杆队，一来就干得很好。你们需要的东西，宋指挥都给你们安置好了。”宋指挥接着说：“今天下午，活动房子可以运到，你们派人去车站领汽车、领房子去吧。”领导同志又说：“你们可好好干呀！别的钻井队也都干上了，叫他们来了好追你们。”他领着领导们围着钻台，看了看地沟里流动的灰色的泥浆，这时候，泥浆浮面上已经漂出了一层黑油油的原油。领导同志惊喜地说：“老王，你看，油打出来了！你高兴不高兴？”王进喜高兴地说：“我们就是打油来的，看着油从地下流出来，心里怎么能不高兴？”

“55号井”很快打成了。他忙着组织工人，把钻杆起出来、下上套管，固好井、射了孔，十天头上，井口上又安起了采油树。发亮的原油，像一股黑色的喷泉，喷射到了输油管里。

这时候，上级党委派李书记到这个井队来蹲点。他去赵老太太家里访问时，老太太用感奋的口气说：“哎！你们这个王队长，也不回来睡、也不回来吃，这么冷的天气，黑天白日都在井上，就像一个铁人一样！”“王铁人”的名字，从此就传开了。

决 口

艾青

“一支干渠决口了!一支干渠决口了!”

这喊声就像紧急动员令一样扣动着每个人的心扉。所有的人从四面八方奔来，大家都朝出事的地点飞跑……马灯、手电、火把乱照……郭大威一边跑一边喊：“到一支干渠!到一支干渠!”人的洪流向东方涌去……

天下着小雨……

一支干渠是黄羊湾垦区最东面和红星生产大队交界的一条渠，渠上有大桥。出事的地点就在桥的上游西面，首当其冲的是二连的土地。刚发现的时候，只是像酒瓶粗的一股水，等人们来到时，那股水越来越粗，把一个条田的四分之一的地都灌满了。二连离这儿近，他们的人最先到，接着一连的人也来了。红星大队的老乡都远远赶来。水里已